

第二百零四號叢書之六

獸官日記

沈從文作

學 生 用 記
DATE DUE
沈從文 著

上 海

遠東圖書公司發行

北四川路寶興路二二六號

1929

實價大洋四角五分

獸官日記

三月初八日——星期六

聽人說，記下了日記，將來有許多用處，彷彿還可以賣錢，我定下志願，從此以後要每天寫日記了。我們主人，（應當說朋友啊，他曾叫過我爲老弟，平時也喊我的號，很親熱，這的確是一位好朋友！）成天也寫日記的，不過日裏所作的他不寫上，——照我所知的譬如打牌，吵架，生氣時用手杖打書記之類，他不寫在日記上。——寫上的却滿是不可信的話。大約因爲他是國家大員，又是有學問的人，所以在做文章吧。寫日記若認真，照直寫，像我不過一匹狗，說狗話，自己看來也不順眼，這也是

事實。然而我當天賭咒，我要‘忠實’自己的。一個狗當然不好說謊忠實於某人或某黨，騙錢騙飯，但我還有我自己。有些人似乎是因為不要自己，所以本來好好的一個人，却作成某某‘走狗’的。我寫到此我想笑了，既然人都可以稱為狗，我為甚麼不可稱為人呢？假使我那朋友讓我穿上體面的衣服，排排場場的到社會上同紳士們應酬，我當然也是紳士！

我并不否認在社會上充紳士是壞的。單是享樂，就是我這樣一匹狗，也有充紳士的必須了。

三月初九日——星期日

我說過，我的日記要按日寫，我就按日寫。

今天晴，天氣暖，溫度好，真是好春天。

〔我心上好快活呀！〕哈哈，這簡直是新詩了，我應當塗掉，另外說，我心上快活得很，彷彿吃了仙丹妙藥。若是我那主人——嚙，我又說主人。我那朋友，若是如此神清氣爽，他又必定說是念完法華經的結果了，其實我是并不念法華經，也不念別的

什麼經，總之不念不背不讀誦，仍然如此舒暢的。

我隨我朋友到公園去，玩了一陣，坐了一陣，看了一陣，（我可不喝茶，我試過，味道苦，像藥，要不得。）我見到許多紳士。紳士們，見了面，親熱的握手，和氣的點頭，快樂的談話，氣概從容不迫，真是可以羨慕的。我若將來也成了紳士，我就也成天去公園。不過茶我決對不喝，我不同人點頭握手，我玩我的。公園無骯髒人在場，空氣很好，合衛生，大致是真的。

假使真有這一日，不知人家稱呼我是狗，還是人！？我不懂這規矩。我想這總有規矩的。中國賣烟有禁烟條例，賣人口有行市，我們的事也總不缺少規矩的吧。

我想到未來的那一日我就忍不住笑了。

三月初十日——星期一

哈哈，我的氣運！你們不相識的，爲我賀喜吧。我不單穿了體面衣服，從此是上等人，而且我是國家的官吏了。我說過我不作官的話，是的，我不否

認，如我不否認我是無政府主義者一樣，我曾經同朋友談過。但是，我如今才知道作官後仍然可以保持我個人的信仰。只要不放在口上，（放在口上的當然是做官的工具，）我這官作來並不算與我信仰相違的。

我是掣五級薪的二等科員，在我頭上的上司是科長廳長，在我腳下僚屬是書記司書生之類。我也如其他科員一樣，應當辦公事。以後我當然很忙了。我以後必定按照衙門規矩起床上衙門，當然不能像先前浪漫了。我擔心的是我對於許多事都不懂，我到衙門會鬧出一打笑話。還有那地方，似乎還有女的同事，我真不慣。女人一定怕我咬她害她，不歡喜我。因為樣子醜，他們都看得我很遠，不與我交言，也總有之。唉，我想起這些來就有點心煩。

但我今天應當是很快活的。

我不明白爲甚麼我就做了官。或者是我爲他們主義盡過力？我攻擊過‘軍閥？’（我看到過兩個軍閥，主人告我指點我看的。）我咬過到衙門來請願

的羣衆？我實在不明白。不過我想作官大概也用不着許多理由罷。如今革命成了功，建設處處要人材，各部各局設了數不清楚的機關，未必每一個機關中的每一個職員都是有拏薪水的理由的吧，我何必在此事上疑是誤會，把心不安。我以後照到別的同事一樣，安安分分作下去，看事行事，保可不生問題。

上面的思想是起床以前在床上想的。到起來以後，我走到朋友那里去，問朋友，朋友笑。

他說，‘這不知道麼？完全是我幫你設的法！’

‘是真的嗎？’因為朋友平時同人說假話似乎比說真話多。

‘難道對你我也說假話？’朋友見我疑心不決，有點生氣的樣子。

我連忙說我猜是猜想到了，故意來問問的。朋友就打哈哈笑，說照我這樣聰明，不應當不明白這事的。我真不知應如何感激他。我許下了一個願心，等待再有年青人搗亂說我朋友是腐化分子時，願意印刷一千張傳單說我朋友是好人，爲他證明。

我賭咒要作到這事。

朋友要我放心進衙門去辦公，不必害羞，事情作不作不要理，坐到辦公廳自己桌上，玩幾點鐘，我點頭。

我就上衙門，我的新衣，我的儀表，我相信在同事中曾起了驚訝。他們對我非常客氣，連科長也是一樣，像老朋友又像老親家。豪無拘束的談笑，以及豪無拘束的玩，我感到作官的方便。我笑我自己不曾上衙門以前的胆怯，這真可笑。我知道，他們是因為知道我是一個要人的朋友，所以特別想同我要好的；那種要好情形，簡直是一見面就得拜把子呼哥喚弟。我看看這些年青的同志，（他們喊我是都喊同志的），我覺得心上輕鬆。一個兩個臉嫩嫩的頭髮溜光，全是眉清目秀齒白脣紅，我很歡喜這些同志。這些同志衣服全穿得很入時，打扮得體面標致，如像赴宴一樣，我自顧不免多少有點慚愧。雖然我的衣服是新的，材料也好，式樣也好，不過我的臉，那麼毛胡胡的，簡直像不曾刮過一樣，真不行。我應當買一把保險刀的，我不能在此事上

慳吝，省得人笑話！

三月十一日——星期二

夢到一個地方全是人。似乎開大會模樣，有主席台，有糾察隊，有大的白布寫的黑口號，有散傳單的人。我滿想擠進去看看是些什麼人演說，擠了半天還只到中間。我眼睛平時并不算壞，耳朵也被人訕笑過，這時却看不清這主席是誰，也聽不到他說甚麼。我還用了我的嗅覺，（因為我自己相信得過，若是主席是老頭子我嗅得出。）也失敗了。問左右的人，他們也搖頭。但我從地下檢得一張傳單了，看傳單知道了是為反對日本出兵的事而起的。一些提案，彷彿由主席念出，就無條件通過了。凡是規矩照例——到了通過一個案子，在下面的一羣全應喊‘政府萬歲’‘主義萬歲’，所以我也叫了兩聲。到後來，大家游行，高聲喊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’時，有些人喊順了口，把‘日本’喊成‘英國’，於是這人就被指揮批頰，說這樣不小心，隨意亂喊，還成黨員嗎？那被打的人默默不再作聲，這人的服從，使我

佩服。

不過我心中就有點奇怪。我還不曾聽過英帝國主義打倒的消息。也許我這不大歡喜看報紙的狗，淺見寡聞，所以不知道這麼一回事了。我就設法咬一個人的衣，問他道：

‘先生，同志，我們口號爲甚麼不同先前了呢？’

那人搖頭不懂。我再說：

‘同志，我問的是爲甚麼只有日帝國主義該打倒，其他却不過問？’

‘英國同我們政府要好了，你不知道麼？’

我慚愧了，因爲這同志的一說。我連這樣一件最近的事情也不知道，真淺薄！

夢的地方不久又變了，我到了一個很生疏的地方，昂了頭，看到一塊扁，寫的四個大字是‘天下太平。’大致此時真已到了天下太平的時候了，我歡喜得跳躍。中國統一了，一切舊軍閥，全改了名稱，由督軍省長改爲委員主席，警察官改了公安局長，知事改爲縣長，在名稱下全國已經統了一，每一個要人兼的差至少是五種，年青人不滿意的全

當共產黨殺盡，革命當然是可以算成功了。我用我公民一分子的誠心來感謝這些首領的建設。我若是懂得做詩，用古韻湊四言八句，我必定寫一篇詩來頌禱這些首領的長壽多祜。這些有權有勢的人，真是值得敬服，我不是特別諂媚來擁護他們，若有人罵我，我決不承認！

我還夢到……

唉，夜長夢多，一夜真不容易過去！我但願有些爲我歡喜的夢，是真的事實，其餘一些我所不歡喜的，就按照夢的成規，把事實恰恰放在相反一面。聽到朋友說，夢到抓屎的主可以發橫財，可不知我夢到天下太平，這兆頭是在甚麼上面。

我今天忽然想起我的科長是夢中被打耳光的那人了，我看到臉有點腫，他做的文章是在革命月報上發表，曾罵過專一來中國內地殺中國人的英兵。但我似乎又記得科長只被上司警戒過，并無打耳光的事情。當真的，處此革命政府的情形下，辦事員職司上，打是用不着。除非上司是作過舊軍閥，懂得打人的趣味，以及打人的效果，決不伸手。

然而我爲甚麼專在此等小事上來記我的日記呢？被打被殺，不要理由，也可以隨便的執行，是目下的事實，我能成天來記錄這些麼？

我應當念一篇革命正義與人格，這文章將來極有用處。

三月十二日——星期三

同事對我真好。我說這個彷彿已有幾遍了，但不得不再說一遍。

我以爲作科員的成天有事作，誰知做官與作科員是兩件事，我如今是正在作官。練習我的懶惰，到了家，則就是我升遷的時候了。事情越大越不必作事，這是在中國作官特別的好處。這有甚麼辦法呢？制度是這麼定下，習慣養成於前清，在先不明白偉人的身體氣魄健壯的原由，這時可就全體知道了。衙門不是銀行商店，也不是酒館菜館，當然是應當有許多人閒着，坐到軟的椅上，口中銜了烟，享受那談閒天的福氣！

我不慣這生活，我同朋友說過。朋友却笑我，

慢慢的自然會習慣，我不大相信。雖不十分相信，但我明白紳士就是這麼養成，若我並不反對世界上有紳士，我的生活真是應當在一種長久訓練下變成另一個我的。

說到變，我又想起一樣事來了。變的事實是有的，如像近來的奉天一樣，也容易得很，只須把旗子一換，就把北伐完成統一中國了。不過這也恐怕不是他們首領所料到的事，假若是早就料及，那要換旗子總不是難事。若早知到旗子一換就成功，那打仗的人，當時決不隨便放槍放炮，聽說炮彈從外國買來，價錢并不少，即說中國人卻無價值可言，一粒子彈即是一點國庫，不很合算吧。

我說這話，或者有人就要駁我，因為我是一匹狗，人的事那里能隨便發表意見。我這日記以後真不可送另外一人見到，不然我便會憑空變成共產黨。

天氣漸漸熱了，山上的草長齊了，公園的花開了，乘星期，我將同我朋友玩一天。今天到公園，見到許多偉人在賦詩，背了手在花陰下走，有些又正

用手抹着鬚鬚，作着那‘拈斷數莖鬚’的辛苦事業。朋友說這些人是‘太平宰相’，還有在那土坪上打太極拳的，朋友說這是‘儒將’。太平宰相同儒將，都並不討人嫌，樣子和藹，身體肥胖，氣概雍容，語言清朗，我幾幾乎不能自己的喊出萬歲來。有這些人治理中國，一切人，對於中國前途，不樂觀可真不行！可惜我不懂中國舊詩，不然我可以把韻抄下來，和幾首詩，同這些偉人唱酬一番，顯顯我的才情。

三月十三日——星期四

到辦公處，聽到同志中一人說，從北平，送來一大批災官，可以去看，像看戲。因為這之間並不缺少那另一時代的偉人。我就去看。看見了。我還同他們說話，問北平情形，知道許多我想知道的事。

災官樣子真可憐。可是，我將來不會到這樣情形麼？人的事料不到的很多，我不敢太相信看相人說我的話。我看看，在災官中，相貌好不是沒有人，且比較起來，似乎全都是很有福氣的相，但眼

前却很苦。我遇到一個災官很聰明清白，他同我說，

‘自己是享福夠了，應當輪到受苦的時候了。在當權時不要冤錢，所以如今就成了彷彿災民模樣的東西。若在先學到目下偉人的機智，能應用許多機會把私蓄增加起來，則此時住在租界上或者還有被綁危險。’

這話大約不是憤語，他說話時神氣洋洋如平時，一點不緊張的。他的話說得很對，可是要我同意也只同意一半，因為即或有了錢，果能如目下高等行政官，有權有勢，被綁總之不會有罷。聽說綁案雖多，綁匪半數出身於軍人，所以倒不忘本，認黑白，講交道，這例子可以從本事件上可以找出的。我們還不曾聽過革命偉人被綁過一次的新聞，我希望有這事，夢中也還是并無人告我這樣一個消息。至於說，軍人的錢，是在槍上，拏得拏不得全要勇氣，綁匪不消說是缺少勇氣的一種人作的。若綁匪有槍有勇氣，那他也可以在另一地方正式掛旗成軍了。

至於說，綁票人，間或有與當局偉人是親家把

弟兄的，這話不可亂說亂信。卽或不是謠言，也不能說，也不能聽。我們並沒有見過綁匪頭上刻得有字，或身邊佩有符號，我們又不曾聽偉人提過這事，當然全信不得。至於外國報紙，說綁票案與軍餉有關，更屬無稽之談，此時中國各省，全不缺少鴉片烟捐稅，譬如四川一省，有田不種烟者，尙當課以懶捐，收稅方法既完密異常，且寓禁於征，正大光明，建設開始，禁烟局成立，極力整頓收入，實大有可觀，豈有捨此方便，別圖不可恃之途徑？外人造謠，真可切齒，明於中國情形的外國人，是決不至於爲這謬論謠言煽動的。

呵呵，我今天寫了些什麼話在紙上了呢？說災官，說綁票，說禁烟，我的思想全部都不隱不飾寫到上面了。讓我思索一下，還忘了什麼事不做。……我將思索一點鐘。……我記起來了，我忘了我自己一件大事。……但我不能將這樣事寫到這上面，我怕得是將來自己見到這日記紅臉。我胡胡塗塗的做了一件只有做夢才如此開心的事，作過了，還有證據證明不是夢，真可以說是糟糕！

事情在別一個同事作來是平平常常，不當成正經事體就會當成遊戲事體的，我可不。我只是胡胡塗塗。我非把這胡塗處寫明白不可。儘他日紅臉，我也將寫載詳細，才算真實。紳士要虛偽的名，所以時常說謊賭咒，我可以不必學上流人！我的事情……唉，還是不說好。

我休息了，思索了又一點鐘，看到底寫上不寫上。……唉，還是寫。

我對我的一個女同事，作了一件獸事!!!我幫她辦了一件公文，把公文辦好，送到她面前，作獸事的機會忽然來到，我假近她了，用舌舔了她的手。

她不高興，用手打我的頭，說我太詔。是的，她這樣說的，她不高興，她笑，我決不看錯。但是她冤了我，雖然當時我並不分辯。我有什麼詔的本領呢？難道凡是一匹狗，牠的行爲就都是詔麼？難道這只是狗做的事麼？

我不能這樣生着無害於事的遐想！我想我可以愛她。女人歡喜的難道不正是因為男人善於賈